

也。夫人體也者。常至重也。雖然。古人或輒殺身以成仁。是精神者。又重於體也。若夫天災地妖。設如洪水亢旱。螟螣如海。嘯地震。如疾疫。古人除之而祈也。又往往效仁。有類有堯舜仁。有夷齊之仁。有孔子之仁。有將帥之仁也。有士率仁。演是類敷之天下。何事非仁。彼盜竊輩。豈悉異種也乎。止於愛身之仁。而未他及。是其行。

張滋昉曰。仁心卽天理。爲千古不易之論。比博施濟衆。尤爲廣大。

道論

道也者。非至極之名也。相往來弗支障之謂。蓋天有仁義禮智。相行而弗悖。故以作可行之路。仁義禮智之行也。小分之就事。事而有道也。道之爲四字。从目。目之橫畫四也。譬猶直字从心。

則爲惠也。从之。不爲德。而德字純然顯四心之象也。其在人。仁義禮智藏之心臟四房。而懷字又从四。人以此爲自。而自字又从四。曰鬼曰魂曰魄曰神曰思曰慮。字皆从田。田者。心臟象也。何況心字四畫乎。作字者。聖而知之也。若夫中庸云。道者。自道也。者。天之道。從人首上道之也。人戴天以行。是其義。

張滋昉曰。由道以及心德等字。解得頭頭是道。說文諸書。不得專美於前矣。

聖論

聖者。非人自聖也。天導之使聖。其故何哉。天以人爲愛子。故導之以聖也。蓋人豈悉然哉。人生艱難。能知其性而奉天者。幾希矣。昔者堯舜氏。獨從茲事歟。故至今以爲至聖也。天導之之狀。如何。有證哉。曰堯曰允。執厥中。曰欽若昊天。夫中也者。道之精。

神歟。劉康公云。民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夫人欲聖則宜從事於斯。天未嘗擇於人也。欲聖者之於天。天意豁如其保覆如何哉。天非高也。而卑也。天非遠也。而近也。天非疏也。而親也。天非愚也。而明也。一心誠欲聖。而神斯感格。若夫犧牲粢盛之享。諷誦讚唄之唱。殿堂宮室之設。是或有理。非神之所佑也。神祐也者。誠心之反應。且欲聖而後知之也。聖而後天也。昔孔子學從於此。蓋自五十。故曰五十知天命。孝德紀云。唯神謂隨神道而亦自有神道。此孔子七十況概。故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嗟。經驗之言。吾誰之欺哉。瓊瓊杵尊所教。其在此歟。

張滋昉曰。聖非自聖一語道破。卽固天縱之將聖同意。

明論

人有長於義而短於仁者。有長於仁而短於明者。性行之偏倚。

隨其所好而有此歟。倣其所習而有此歟。且明之長者。其類甚多。而稱知人乃哲。惟帝其難之。而汝南許邵常在知人。此亦奇也。孔明誤於馬謖。而識者常先嗟誦諸葛亮之仁。有是也哉。關羽之義。陷於降將。哀矣。夫才識豈有限也哉。有限者。非天也。非性也。明欲發人之非。而仁動掣其肘也。欲露人之隱。而義不屑之也。是仁者義者之過也。堯舜未嘗不知人。而難之者。不易之謂。故今志於明者。不爲仁義之間而可也。智者圓德也。明所由生也。念此哉。

張滋昉曰。智爲明之本。舍此皆有所徧。一眼注定此處。其餘皆迎刃而解矣。

神論

神者。天之德也。仁義禮智之行也。其在日稱日神。在月稱月神。

在星稱星神在地稱地神德一也。夫仁義禮智之行。其在人居。心。臟。空。竅。內。是。有。四。房。細。心。而。觀。此。是。真。有。物。色。香。臭。味。俱。存。然。則。仁。義。禮。智。固。物。而。已。故。阮。逸。文。中。子。叙。云。易。有。太。極。書。有。皇。極。禮。有。中。庸。云。無。形。非。中。夫。太。極。云。皇。極。云。中。庸。云。者。仁。義。禮。智。之。別。名。也。國。言。魂。稱。玉。取。乎。其。形。也。而。其。累。累。數。顆。相。聯。者。稱。五。百。箇。御。統。璽。之。類。多。多。有。之。也。佛。書。尤。明。之。曰。日。月。二。輪。居。心。中。取。其。明。也。曰。鐵。輪。王。金。輪。王。銅。輪。王。銀。輪。王。取。其。色。相。也。曰。同。一。多。如。多。故。如。如。理。理。無。數。智。智。無。邊。取。其。有。類。也。曰。恒。沙。非。喻。剎。塵。猶。小。取。其。細。小。也。曰。雨。足。雖。多。並。是。一。水。燈。光。非。一。冥。然。同。體。取。其。凝。聚。也。曰。色。心。無。量。實。相。無。邊。取。其。形。色。心。量。也。曰。心。王。心。數。主。伴。無。盡。互。相。涉。入。帝。珠。錠。光。此。言。真。壓。卷。取。其。神。我。魂。相。接。吻。以。實。成。我。魂。心。王。者。神。也。主。也。心。數。

者。我。魂。也。伴。也。其。出。入。者。孟。子。亦。云。出。入。無。時。心。之。謂。此。也。帝。珠。錠。光。者。是。真。如。前。言。國。言。魂。稱。玉。圓。滿。無。類。也。曰。重。重。難。思。各。具。五。智。多。而。不。異。不。異。而。多。故。名。一。如。一。非。一。一。無。數。爲。一。如。非。如。常。同。同。相。似。是。言。涉。乎。天。地。間。亦。同。同。也。不。獨。於。一。身。爾。也。故。曰。無。數。爲。一。也。耶。蘇。未。識。是。義。邪。以。一。爲。一。也。渠。寧。知。一。非。一。一。之。理。者。也。耶。蘇。亦。謂。天。容。精。靈。於。爾。懷。是。耶。蘇。亦。或。辨。乎。魂。爲。物。也。先。賢。所。云。真。不。可。思。議。也。試。看。乎。母。論。空。中。室。內。水。裏。林。際。牆。壁。間。人。頭。上。身。邊。皆。有。是。氣。也。其。狀。粲。粲。澄。明。白。清。者。智。也。銀。輪。王。也。歟。其。姿。紛。紛。紆。紆。如。烟。如。霧。黑。電。靄。者。義。也。鐵。輪。王。也。歟。時。見。紅。氣。橫。曳。仁。也。銅。輪。王。也。歟。見。金。氣。者。禮。也。金。輪。王。也。歟。夫。有。物。則。有。香。有。香。則。有。味。未。須。論。也。久。之。而。自。驗。人。皆。知。之。也。此。不。要。論。也。夫。仁。義。禮。智。之。在。人。

母作物蔽而可也。唯神之教也。

張滋昉曰。以佛語證神固奇。又於三教之外。入一耶蘇更奇。行文之道。愈奇愈妙。神亦云然。

二

神者。非一而一也。何以言之。夫神明之爲德。小微數之小者。尤小而尤無界者。所謂極微者。其小無內也。故能造小物而不厭乎厥小。造至小物而弗道于其至小。巧哉智矣。夫至小之神明。奚能作夫大物歟。合抱之力也。神明合抱猶一也。夫神在天。皆以爲己乎。非也不皆以爲己乎。非也。皆以爲己者。有爲而然也。不皆以爲己者。無慾而然也。以夫非平等也。以夫非平等也。造化物。物異同不均。以夫平等也。神神不相爭。天天比麗。色色相光明。故神者。德之至也。天者一而非一也。有日月之天。有星辰

之天。有地之天。地之天者。以其雰圍氣以內爲天也。雖然。地之天。與日月星辰之天相通。有無貿易。氣化猶之一天也。人之行事。亦奚異於此。腦與腹。別物也。耳與目。別物也。手與足。別物也。鼻與口。別物也。夫別物。則別心。別情。別意。故腰脚之所喜。而腦或爲之患。鼻之所喜。而目或爲之患。口之所喜。而鼻或爲之患。耳之所喜。而腦與目或爲之患。目之所喜。而耳與腦或爲之患。心之所喜。而全身爲之患。夫在心所喜。而不令全身患者。古聖人之行也。堯舜則似矣。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至矣。神明之德也哉。休哉。夫。眞爲天之子也。

張滋昉曰。以至小而喻至大。納須彌於芥子。未復結到堯舜。是大而不可知之謂神。

三

天於人有禍福報應之道乎。曰不然。夫天於人猶子也。其愛之者至矣。愛之則神之。欲其類於父。天之情也。然則人幼而愚。奈之何。曰。愚者將至明也。狂者直之也。不肖者至於賢之序也。賢則聖明則睿。此順也。天以順爲德。而人從之。故幼之期畢。而丁而壯。而老成。而神明也。若夫有禍福報應者。夫有其因緣而徠之也。其理殊難言也。上代有呪詛神者。曰。神勿關於人也。而神不關也。夫神關於人。又不關於人。皆從人之欲也。神正直也。神正直而人橫道。則其背馳相距如何哉。東與西之異也。黑與白之辨也。而問神慊之乎。則神亦未嘗慊之也。不慊之者。情也。矯於情者。非正直也。神所以神者。以其唯正直乎。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於是乎禍福報應之道。或起而余不然之者。亦唯非天素心也。

張滋昉曰。報應之理。亦佛教惑世誣民之說。一結純乎儒者氣象。

天論

茲云天也者。蒼蒼之天也。說者曰。天無色也。而氣之積層。自然作茲蒼蒼耳。若余見則不然。夫天氣之積層云耳。茲當雖然曰。爲無色。則余以爲不然也。氣亦物也。物之微微。以爲氣也已。茲有形異同。夫有形異同。則有色異同。可理推也。殊氣狀。恂亦微不至矣。些至矣。就一物難見其形。難見其形。而難辨其色。故玄玄遠遠之遼邁。則視積層斯爲青耳矣。青者。雜色也。是爲蒼蒼之天也。人動言天無形無色。故試論茲已。夫觸膚入鼻。涉目在耳。係心一切物也。一切物。則一切動也。一切動。則有香有味。有聲而色矣。

張滋昉曰。寫天有色。非騶衍空談可比。

人論

天有氣狀。茲皆物。所謂精氣爲物也。精氣者。有靈動力。有靈覺。智。茲與氣游離者。之爲神。又所謂游魂爲變。茲類四。大別曰。仁。義。禮。智。茲語在國書。仁爲幸魂。義爲荒魂。禮爲和魂。智爲奇魂。四智之聰明。能變能通。相謀以共事。造化從茲始也。而人也者。始稟生。而其所以爲性者。錫天根一顆。以爲之種。性之源。而使那未游離魂。與之粘着。自然成德也。德爲仁。義。禮。智也。天根一顆。算入。則作五魂。故云五魂。某神以垂典也。數止於五。是之謂夫。以精鍊化。不精鍊。以琢工。切不琢工。德皆爲圓。圓者滿。滿者不缺。不缺者悠久滋潤。始克如天也。造物者之仁也深矣。可弗念哉。夫天根在中。其狀如何。蓋亦猶天之御中主神也。茲使

吾作良智良能也。執良知良能而不失之。此謂之執中。亦謂之唯神。又言之。卽身成佛。東聖西聖。其揆一也。佛說心王如來。又秘密主者。中也。故又稱秘密中央主也。問人性無惡乎。曰。天無惡種子。

張滋昉曰。如此方可以爲人。人之道大矣哉。

造化論

夫盈於天地間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殊訝其有善者。有不善者。故自古至今。有以性爲善。爲不善。有性善惡混。說說相雷。同附和。說說相抗抵拒。何日窮極也。以余察之。是不知天性。故也不察神情也。神思唯。吾日知善在無始之始。吾自顧吾善自如乎。吾日知一事。則吾智於一事長也。吾月行一德。則吾業於一德長也。若問不然乎。觀于我造物之典。何物不日新。何物不

日進由小往大。自愚趁善。從幼臻壯也。今夫不善者。藁之未熟也。未熟者。必有熟日至焉。故生之日而未卒業者。猶將越於死之年。而獎勵切磋。善與善相磨。而後仁義禮智之珠成也。夫藁而味甘也。如之何其爲不善也。教法家者。動輒演可怖言。陳可怖事。以聳動世間而已。獨爲有天寵。彼何人斯。作此妖妖怪怪。奇奇妙妙贅辯也。爲之爲一身計利。則是亦一商法其或可矣。以此爲謀道。則不道之甚者。國家有道。將寘之於刑典也。哀矣。張滋昉曰。辨別邪正。外道讀之。將不寒而慄。其警世也深矣。

天有四魂。荒魂之爲義也。幸魂之爲仁也。奇魂之爲智也。和魂之爲禮也。人將礪四魂而配天也。故古之聖王賢臣。志士仁人。忠臣孝子。烈婦貞女。凡一介義仁。民之正直。皆對天不自恥。故

有社稷之祀。有郊廟之告。其智者以天爲在頭而造我心思。故曰道也者。弗可須臾離也。而慎於隱顯間至矣。其次者。請於天而得矣。昔管公爲讚岐介也。乞雨而立應。故今有災有眚者。亦應須祈除之而可也。若道於理無之。天意豈不常在仁也乎。有禮之請。夫何不應之有。亦所謂見義而不爲。無勇也。知其有之而不爲之。未爲明智。天咫尺之間。可問。吾前後左右何處非天。張滋昉曰。造化之極。是自在流行。渾然天理。非窮理致知者。不能道得隻字。敬服敬服。

又曰。拜觀諸論。其說理精確處。讀之不禁神往。正如口欲言而未能者。不啻若自其口出。誠所謂筆補造化。天無功。信然。

武王不滅殷考

痛矣哉。秦火之烈也。雖復有漢人雜著作。往往說矛盾。難與共

爲辯要。武王事以經解經。則想當如余說焉。武王是未嘗王。而王者周公追之也。滅殷黜命。是周公爲之。而非武王。書云黜命。言黜天子命。諸侯不謂之黜命也。引證諸侯天子之所令。天子天之所命。殷已黜命。而始非天子矣。宋以上侯更爲殷後。是孰爲此。周公爲之也。周公代天竟爲之。大武周公所作。其詩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定爾功者。周公欲自當之也。抑武王伐紂。在欲悛乎紂惡也。紂弗悛而焚死。則立武庚。是天下武庚之天下。雖周例用有殷正朔也。書惟十有三祀。語可案。此證當是時。天下三分二。宗周不已。武王既猶西伯。能鳩聚保育提挈。以服事殷。孔子以周爲至德。此語載乎論語。明是在于武王。曰字下明是至德爲武王之事。要之武王至德。周公材之美。非乎。

張滋昉曰。武王不滅殷。數千年以來。未經人道。先生抉幽闡微。發前人之所未發。竝引證經史。可見讀書心細。

覺嶋改葬碑

余西鄉氏故友也。又大久保氏故友也。以余爲二人友。其同州人往往多與余親善。云覺嶋有河野主一郎者。來諗曰。曩與西鄉氏同死事者夥矣。半已皆歸葬焉。其餘千九百十七人散在薩日隅肥後豐後等州谿谷山林間。就死處而瘞之。無由弔祭。今謀改葬于西鄉氏塋次。年月寢久。姓名多不可問。顧其可知者。六百三十五人。其百五十二人。則其家人各乞而自葬之。要皆薩日隅兩肥兩豐筑前對馬大和土州長州秋田庄內人也。請子文傳之。余唯唯曰。有是夫。余大久保氏友也。又西鄉氏友也。審二人之忠義。無二。與日月爭光。自余征韓議上。二人論相。

忤事相反。厥後一以興師清君側。一以討逆立功名。余念之。獨淚潛潛下也。塚之纍纍。孰敢執愆。抑君等改葬當矣。誼厚矣。友弗間於死生也。王者所弗憎。聖人所不禁。盡矣。碑而銘之。曰。

塚之纍纍。與山竝壽。孰承之祭。平生之友。

方濬益曰。情文兼至。似歸太僕銘墓諸文。

陳頤曰。沈摯之思。出之以簡質。不徒文品高。亦足見性情之厚。

黎庶昌曰。太史公論文。一曰質。斯作有焉。

張滋昉曰。倒湧三峽。橫掃千軍。具此筆力。方能成此妙文。銘詞尤古雅。如讀唐以前文字。敬服敬服。

祭虞舜文

天雖高乎。常欲相言。地每悠也。殊可相聞。恭惟虞舜陛下。余慕

陛下爲人齊聖明睿者。願言以答余。勿以予昧弱寡。受性與命。人允宜與陛下勿異群。鷄鳴而起。允亦各勤。孟夫子以此稱陛下。徒云夫聞道者興。陛下舉於側陋矣。獨何士子於窮巷里哇。三畝而是窄。家五間而哀塋。妾元有而夙死。兒多毓而元祉。貧窶萬縷。其他詎足乎注擬。夫結髮固同稱士。而陛下獨能遭遇焉。則陛下獨能僥倖焉。予與陶淵明先生未之恥也。風蕭蕭兮。吹耳霜燦燦兮。滿頭一蔬一盆。一盃相酬。尙饗。

何如璋曰。悲慨無端。俯仰自失。自是先生別有寄託之文。

張滋昉曰。自抒胸臆。含英咀華。

黃遵憲曰。奇崛偉岸。

祭太公望文

維十一月十日。以清酌庶羞。獨祭太公望。嗚呼。渭陽夢遠。先生

德彰岐山。鳳鳴夫子。道光尙父之時。文。武。器。用。師。保。其。任。薰。董。
爲重。殪殷紂首。縣于昔竿。滅有商。仁遺於后世。是皆文王未聞。
早知子發。虔祭吁。夫子文王道未光乎。於先生子發能有爲乎。
時未合與。命未答與。天未對與。人未納與。文王恭默在仁。子發。
發揚在威。導而爲此在人。言而弗聽。奈時商紂未辜。天下未知。
戎殷无旤。爲之者災。嗚呼先生。獨未好事耶。好事而不已。何事。
于渭湄也。嗚呼先生。其知道矣。尙父余未學之也。請問鈞絲。尙。
饗。

何如璋曰。古致歷落。別有懷抱。
張滋昉曰。壯志風高。逸情雲上。



龍天地於形五雲內。柱萬物於華端。
是真性情。是古文章。具此精。
能直可於諸子。外別立一幟。

癸巳秋杪。元和汪鳳藻。於漢。並識。

翰香閣

大作古義。弱薄有漢魏人之風。
吾公尤恨集無暇。屬和愧甚。
丙子九月。鳴。

此題後大著一
 原在酒園為之略
 旋不忍精手有金體
 殊絕諸太白之天
 後之學力當兩看焉
 鬼中傳作病多渾
 玉氣自光華翠羽
 若如絕生味與然
 家河橋方補都人
 書處極雲望之即
 人事似通前之書
 但採極諸集卷之二
 人滿之為山者感
 李在兩法討過海
 子居把臂收安曉
 樂何如之有夫微
 石破題皇書以
 念七十五吏之玉
 東緒三年丁丑百
 書揚州地處年

書
北海之氣李伯紀之
理可以蓋天地涵萬物
而醉飽之徒日在
其籠牢中反為鷓鴣
之笑也
可天可歌
洪興秀近筆

其詩則陳正字張曲江其人則陸宣公李
伯紀有學有識有才又有忠君愛國之心故
結成真至深厚之思廣大雅正之音如遊仙
二章郭景純當欽手矣 沈文煥謹識

是賈太傅策是屈三閭騷不圖千載後尚有
斯文 先緒己卯三月十八日文煥再識



君之為詩以義理為主不沾於
修辭而醞釀深厚魄力沈雄讀
之有萬夫莫當氣概卷中憂
時感事諸作致切同胞之誼尤
惻動心昔杜子美觀公孫弟
子舞劍器撫事慷慨歎其豪
蕩感激即斯言可以贈君詩矣
黎庶昌拜識

謁
蒼海先生出漢詩人但有欽仰即
富士蒼々東海邊白郎一老
枕花眠我來瞻拜涼元氣
但見飛雲上九天
王猛遺之哀晉宮謝安老
矣卧東山我賦黍苗於大國
幢幢旭日未出遙

蒼海先生作詩文。概使門人筆記之耳。未曾有分其詩文而淨
書之者也。故道正君欲輯先生遺稿。以贈知友諸人。而偶促之
者多。輒弗可固辭。因定其發行時日。與其紙數。倉卒輯遺稿之
概畧。聊載清國諸先生之批評而已矣。是出於不得已。而非敢
爲撰擇者也。乃若其全集。姑俟他日云。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門人 佐々木哲太郎識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佐々木哲太郎
印刷者 佐久間衡治
印刷所 株式會社 秀英舍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七番地
百七十九番地副島伯邸內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七日印刷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非賣品

東京府豐多摩郡千駄ヶ谷村元原宿
百七十九番地副島伯邸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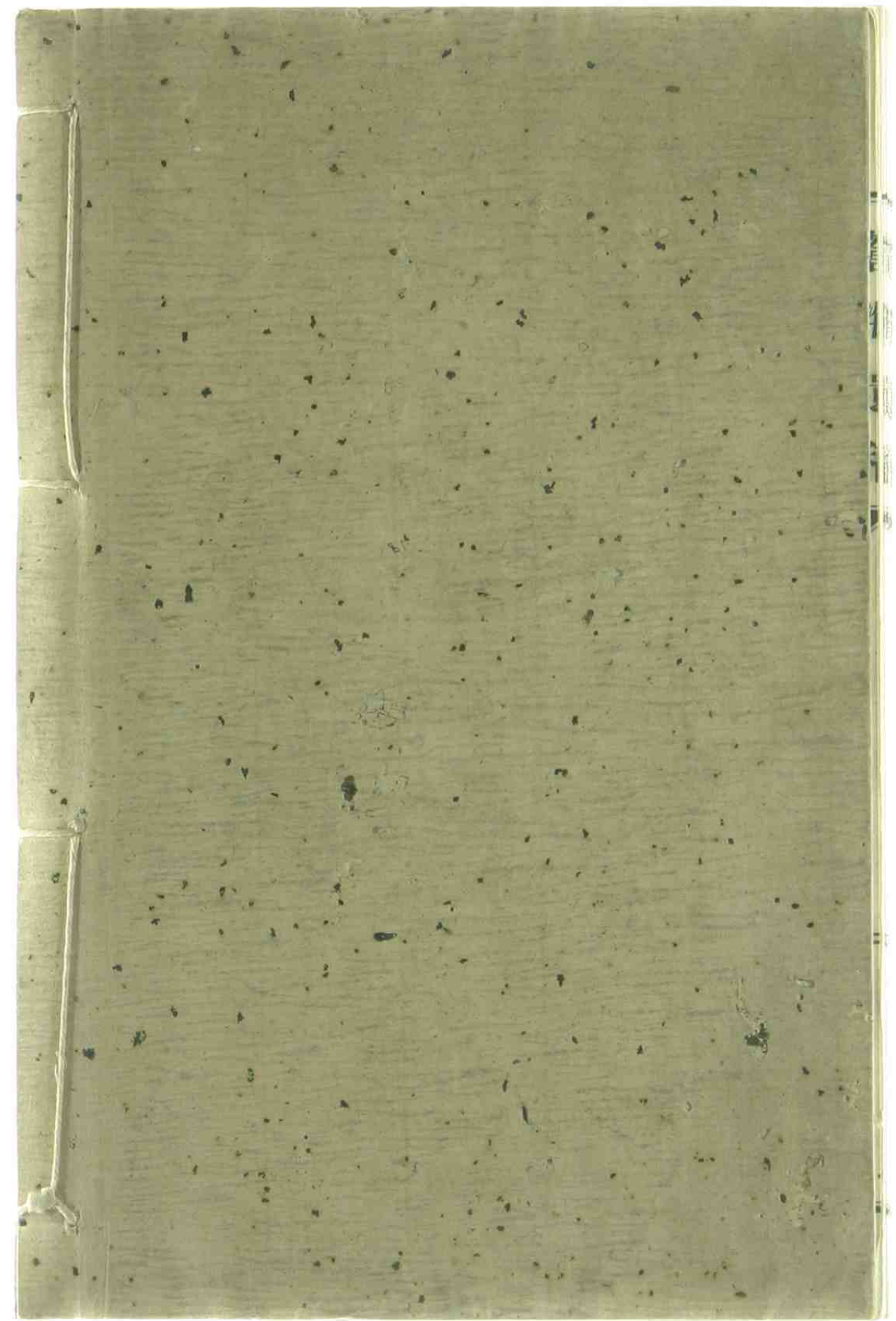
佐々木哲太郎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七番地

佐久間衡治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七番地

株式會社 秀英舍



長崎大学附属図書館経済学部分館 武藤文庫所蔵